





露書卷之二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下

莫知其苗之碩碩音綽卽今所謂碩號之碩方與惡  
字叶韻此江南北獨得其傳而閩中獨失之

一家仁節重其機如此句言一家仁一國卽興仁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引古語以證其機如此  
也非正文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正以實其機之  
語也注云此又承一人定國而言誤不承正文而



承引語有此理耶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閩中讀作率率爲倡率一字兩寫耳今海內盡讀作將帥之帥不知何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非蓋老吾老推恩之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老老則平天下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也或曰養老是長長事如君言長長是何事答之曰君不讀大戴禮乎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若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則長長

事也

所惡於上節注中兩不敢字未妥只宜以毋字還之孔叢子載子思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十三篇散逸乎或刪之乎

天命節只發一道字故下接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修道之謂教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慎曰恐懼曰慎獨皆言敬也蓋是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天聖五年四月始以賜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各一本八



年四月又以大學賜王拱辰以下自此二書始單行久而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二書首尾皆

重一敬字得其旨矣

按宋人諱敬高宗所書孝經敬字皆作欽東殿新書敬字

皆缺一入其一證也第敬大臣足以有敬不動而敬又皆如字或以此必不可易當時只缺一又不

知可

必有禎祥頃時稊有以景星慶雲講者夫祥而曰景星慶雲妖而至山走石泣一恒人能辨之何必至誠大抵妖祥皆在氣兆之先至微至隱卽能辨識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又曰至誠如神

初學記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今中庸禮經作禮儀朱注禮儀經禮也不知指何者爲經注又云威儀曲禮也按三禮儀禮與曲禮各爲一書朱注與初學又背矣

自明誠謂之教教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人不知而不愠人惟見已之是一不遇卽怨天尤人君子守已忘遇卽不遇亦反求諸已而已故曰不見是而無悶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重敬事及節用敬事方能信  
未有不敬事而能信者節用方能愛人未有不節  
用而能愛人者玩兩而字自見

無友不如已徐幹中論云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  
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  
之債也亦無日矣此言深得君子之心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子曰君子不器  
謂其身皆道而不囿於器非體無不具用無不周  
之謂也吾鄉林三教主如是解往見楚中官應震

制稅主此意

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非舞於大夫廟庭雍於  
大夫廟堂也蓋三家爲魯公子孫見魯祀文王因  
謂已亦文王之後而祀文王於家廟此八佾雍徹  
所自來也不知大夫只得祀始爲大夫者僭禮之  
漸魯實啓之矣

寧儉注汙尊而杯飲今作杯飲誤蓋汙地爲尊之時  
必以手掬飲又安得杯

管仲反坫注以爲反爵之坫致逸周書作維篇云乃



立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  
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廣雅釋宮室云反坫謂之墉  
墉亦廊也管仲反坫亦必向外之室今解爲反爵  
之坫未知所據若以爲曲禮士於坫一之坫乎則  
士禮而管仲非僭矣況以坫而強解反坫可乎  
富與賢注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  
密則其取舍之功益明矣此說殊未見道自古豪  
傑素負涵養者一當貧富變色變操者靡靡而然  
若素無存養能取舍者未之有也茲君子之龍取

舍皆由無終食之間違仁來不然存養功疎取舍  
先亂矣安得云取舍分明然後存養功密耶  
朝聞道夕死可矣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貢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道謂之  
聞則猶粗也何以夕死余問之焦弱侯弱侯曰聞  
字今學者看得細余笑曰幸而爲孔子之言耳  
汶上古中都地孔子嘗爲中都宰閔子騫曰則吾必  
在汶上矣蓋欲依孔子也

仁者樂山注云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此得山



之體而未盡仁之德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  
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  
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  
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之所以樂山也

仁者壽中論云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又引殷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  
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國享國五十九年此論  
最宏遠若靜而有常之註而顏淵竟天天年何以  
解之

或問仁者壽荀悅申鑒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  
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  
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或曰顏冉何曰命也  
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在其  
中矣此論近注第曰不傷物不違天不違人則亦  
利物之意較俗說爲宏拓

子罕言利

句

與命與仁

句

江南北皆如是讀唯莆中

讀作子罕言

句

利與命與仁

句

余嘗如是讀盧觀

察循楹數迴因告余曰君讀爲有義



王新建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詎以此望人

事物紀原及中華古今注紀被引鄉黨篇必有寢衣則寢衣者被也後人執衣字遂誤為上衣矣

家語注載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二則孔子始六十二也孔子二十而生鯉鯉五十而卒則孔子已六十九矣且顏卒哀公五年鯉卒哀公十二年

先後自明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何也或曰聖人設論耳果

若所云幾於小人怒罵矣而謂夫子然乎

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論語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古者龍見而雩曾點暮春數語王克以為言雩祭也

孔子與之者與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不然方問用世而與其無意用世相反乎蓋大雩之祭

舞童暴巫所言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浴乎沂

浴者涉也風乎舞雩風者祭風也周禮邦有大災則歌哭以請故

有解風為吁嗟也詠而歸歸饋也詠歌而饋祭也古歸饋



通用歸孔子豚是已儻如朱注則暮春詎可浴可風之候世儒守師說因仍不察耳

壬子順天鄉試出爲國以禮題中秋次夜集阮堅之先生宅先生謂此句是稱子路能爲國以禮余因憶注中蓋許其能句方有着落閱十方家新說評亦作如此說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彼廣韻作彼彼邪也

高宗諒陰諒照察也陰默也闇也其義甚顯而注云未詳

王新建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

蕭牆朱注屏也按今親王府外牆曰蕭牆郡王則只曰牆關中中州土人人人能辨之朱未聞方言而妄謂之屏也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以操心者斂志凝神若鷄伏卵常靜常覺不寂不馳奕者專心致志雷霆發而耳不聞太山崩而目不瞬珍味不假於口絲竹不淫於心心斂在奕有類於操存故孔子



稱其猶賢

箕子爲之奴古者男子有罪入于隸隸卽奴也然刑書有爵者七十者未亂者皆不爲奴今箕子以太師而爲奴見紂之失刑也非如注所謂囚箕子而爲奴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解者謂人不可與鳥獸同羣往余讀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始解書義謂鳥不可與獸同羣也同謂之人則安可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

周有八士朱注未定其隱顯今稱爲盛世多才不知何所據余以爲亦隱者流耳蓋此篇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遺世獨立之事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仙鸞時可聞羽士邈難視此焉多深邃賢達昔良秘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則季隨固隱者也朱子曰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亦皆一世之高士讀者可致思焉又按穎士所遊迺魯東蒙余意季隨周士所隱必終南之東蒙



頴士亦影響用之耳終南有東蒙峰老學庵筆記  
辨之詳矣

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  
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耳二節當是一章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非謂夫子生而人榮之死而人  
哀之蓋謂夫子得邦家則邦家之人生者得其所  
以生死者得其所以死耳不然上四句方指邦家  
此兩句忽言夫子文已不順又生榮死哀何足爲  
夫子重而忽及之也此車清臣之言而余闡之清

臣曰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蓋春秋時人  
不得其死者多矣不得其死則謂之畏不得謂之  
哀也又天下人若禽獸然父母兄弟之死漠然或  
不相關夫子得邦家人於死者亦知哀而盡死之  
禮矣

禮恭敬樽節樽從手音忖裁也今不違農時注作樽  
節誤

刺人而殺之刺七迹反音戚世讀音次者非貨殖傳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卽今刺鞋刺血皆呼爲戚書



獨讀爲次者俗師沿譌耳

四書一字有兩音者如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平聲是心足以王矣王去聲蓋論自然與作爲耳今海內俱讀作平聲楊用修嘗辨之矣又如有復於王者曰復音伏如請復之復音嗅原有兩音癸辛雜識亦辨之矣今惟閩中辨此海內盡讀作伏蓋亦難返矣

周九府有錢布刀刀布皆錢也布作布形刀作刀形今其物猶有傳者屢無夫里之布布卽其物也非所謂布縷也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周禮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皆其證

孟仲子注以爲孟子從弟孟氏譜謂是孟子之子堯府志謂孟子子宰譜載宰爲仲子子

孟子將朝王注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大小兩字非蓋丑所言君臣之正禮但不可以處賓師耳孟子自處客卿難於顯言故就事以答之安得謂丑所言爲敬之小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在臨淄南二十里今猶呼畫邑  
書作畫朱子不敢遽改者應未至齊地耳

北人今仍讀畫

作畫

不爲厲陶冶陶卽窰字猶咎繇之爲臯陶崔駰曰胚  
胎一陶是也今讀作濤誤

王季木謂陳仲子與齊同姓憤宗人之爲篡避兄離  
母有所託而逃也得其隱哀矣

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孟子之意以蚓無求於人  
仲子未必如蚓之廉也不知蚓避清聚穢以譬仲

子已非其倫況欲仲子似之若必克仲子之操余  
以爲蟬而後可

禹惡旨酒章或曰重周公思兼也前四段特敘所思  
兼之事耳

於禽獸又何難焉臧晉叔曰人之橫逆比於禽獸置  
之不較一恒人能之蓋難讀如字則有躊躇憂慮  
之意故下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論禹傳位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  
矣又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矣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則贅矣何則益非無薦丹朱商均未至桀紂耳周禮春官駢車薳蔽然禩髮飾注云然禩未詳按然者果然也獼猴類有急難則羣赴以然皮爲禩取此意耳

六彝有黃彝者黃目彝也注引儀禮云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余按埤雅云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罍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則儀禮之解亦寫其義而不着其象矣

考功記桃氏爲劔桃能伏邪去不祥劔亦以辟邪故爲劔屬之桃氏

鳧氏爲鍾昔賢謂周官立名皆有取義獨爲鍾而曰鳧氏義不可解余按鳧以晨暮羣飛聲如風雨鍾以晨暮鳴其節相符故爲鍾而謂之鳧氏也

臬苞生最堅固量豆區鬴正欲其固故臬氏爲量漆之爲事順陰陽發歛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黃鍾之類正順時之物故鍾氏漆羽或曰羽輕物漆欲其沈耳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景星曰四氣和爲景星今本作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氣字作時星字作風又多爲通正三字必今書之譌不然旣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矣又曰四時和謂之景風不同一和而有兩名乎且爲通正三字亦費解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醴泉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曰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甘露亦謂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然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

萬物之甘露也按此則漢所傳爾雅爲甘露時降無疑今爾雅作甘雨時降一字之訛相去懸隔矣且此並上段俱載爾雅祥篇王克謂居四時篇亦一誤也蓋爾雅題在章後王克以章前爲題耳鼠而豹文終軍竇攸皆以爲鼯鼠矣郭璞贊亦因之余以爲豹文者鼯鼠也觀爾雅鼯鼠夷由則鼯鼠豹文爲句可知豹文應屬上鼯鼠不宜屬下鼯鼠矣

春秋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儒者以爲有缺誤蓋以



七月烹葵及菽故耳然豆之種類頗繁而冬熟者亦甚夥詩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見春秋非訛文矣

游吉曰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注云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誤所謂地義者如山川吐雲而爲雨不曰地雨曰天雨臣任其勞君尸其功也

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後引用者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遂以楚士爲楚女矣

國語伐吳軍政篇明日遷軍接餽按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和軍門也接稌亦交和耳注曰上下皆和

穀梁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漢陽府在漢之南宜曰漢陰而稱陽則穀梁之攷亦未足據也

穀梁傳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今讀者皆以長音掌余以爲當音常蓋牛老則齒短馬老則齒長若謂馬猶吾馬也而齒稍加長耳

家語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正者政也猶昔日之羊子爲政心爲政則以小事大以賤事貴五官爲政則



引之而已今注謂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非

孔子日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則言善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自家語及韓非謂子羽貌美行惡後世遂因之莫矯其非行不由徑之人而以爲行惡可乎

楚辭注云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輻輳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禹取

四日而去治水啓旣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是塗山未嘗化石也

離騷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按岳陽風土記渚作瀦瀦與余始同韻今刻皆作北渚非

管子裸體紉胸稱疾紉胸應是束胸觀吳均詩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意自見注云紉摩也謂自摩其胸不知何所據

管子弟子職左手執燭右手折卽卽燭燼也今書作



右手執燭左手正盡燭盡何須正左手正之不既  
背乎詩紀作正櫛櫛注作卽是矣但左右兩字亦  
錯

老子之學多以爲縱橫家以其經有曰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不知老子之學本之黃帝帝金人銘知天  
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世未有譏貳黃帝者

道德經本之金人銘銘之言約經之言詳

道德經如春登臺春登臺含如許景趣今用者皆作  
如登春臺

佛是老子弟子按唐僧惟哲進香花表云真元皇帝  
東辭函谷西入罽賓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討  
本尋源乃知佛是老子弟子化胡經內具有明文  
西域傳中非無事跡

文子曰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  
而益之數集數年也今本作數算不若數集爲古  
矣藝文類聚引淮南子作數離之壽離者載離寒  
暑也尤勝於數算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藝



文類聚秋部引此作浮雲蓋之蘭部引此作叢蘭  
修發必有一誤矣淮南子引用亦作浮雲蓋之而  
叢蘭句又作蘭芝欲修

於陵子云臣之首逢胡而宜臣弊帑帑字訛按方言  
陳穎之間大中謂之帑又廣雅頭帑幪頭也必此  
兩字而帑字尤順帑音舊

或問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何謂  
余答之曰用者誤也列子引古詩言良弓之子必  
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觀先字意自瞭然卽

學記亦云必學爲箕必學爲裘也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齊民要術引此作楚之南有  
宜泠者或作冥泠字異音同不妨互用乎

猿獮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此言魚鳥以類爲美而不知人之美故曰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也自初學記採魚鳥二句說者遂  
失其義謂美貌爲魚沈鴈落之容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顏氏家訓載延篤云尸雞中之



主也從牛子也當爲雞尸牛從今蜀本引延篤注  
國策者乃作口雞中主後牛子是師曠嚮導也  
董子褒然爲舉首褒音佑詩實穎實褒褒禾之先出  
者故稱爲舉首今用之者或作褒然或解褒爲輿  
沿訛而不攷耳

金日磾傳云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  
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注云胡  
頸也余謂胡領也狼跋其胡是也人領爲人捽則

氣閉而失勢故捽其領而投殿下也

椎埋之風江以北猶有之以鍤椎長數尺隨地而椎  
遇響則知下爲古塚卽抉所埋之物故謂椎埋今  
注王溫舒傳者謂椎殺人而埋之也余舉此以正  
之廖季符曰誠如君言不然殺人者又暇埋人耶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倚市門倡家也所謂目挑心招者

賈誼聖人有金城比物比志也今用者多作此物此  
志



漢武帝呼朔來朔來朔與東同音東東爲棗東方生  
因射其爲棗徐文長謂因來來二字射其爲棗誤  
孫叔敖曰荆人鬼越人畿畿卽襪字鬼俗而好襪祥  
也畿字甚古今淮南子及楚禱杙皆刻作襪儻書  
爲畿或反指爲訛矣

楊子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篡取也今用者  
多作何慕焉

木牛流馬今人皆謂爲武侯所創按蒲元別傳元牒  
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轆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杜佑通典注又云按亮集督軍廖立  
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則蒲元諸人實創  
設之今皆歸於武侯盛名之下衆美集之矣

沈約謂蕭曹扶翼漢祖滅秦寧亂有功於世故魏氏  
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第南史齊高帝論云據  
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爲  
先祖之次望之本傳不有此說齊典所書便乖實  
錄顏師古注解漢書已正其非矣又考曹瞞之父  
嵩夏侯氏子爲曹騰養子則子桓之竊據漢祚於



曹參何與焉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夫金至三十斤以一袖受之有是理耶非當時上下相蒙則史官張皇之過也

魏董尋上書有衣冠了鳥之語李本寧先生引解者數種謂終未快余按說文曰了邕鳥原作一編絃音鳥不知書何以直作鳥又按魏明帝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諫云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則了鳥者因舉土而衣冠懸挂耳

今人詩詞於事母者多引孟宗竹筍事按稅文類聚宗母嗜筍及母亡冬節將至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爲之出得以供祭是竹筍爲亡母事今



用之於燕喜之日可謂不知忌諱矣

但劉殷丁固亦曾泣筭

世說陳仲弓爲太丘長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在草者昔人謂生產曰坐草

世說新語文學注云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攷之乾鑿度云孔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效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變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以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呂九



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妯已擅寵殷以之破也  
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  
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是注與原書訛錯二十  
三字遺落二十九句或謂尋章摘句則天地不變  
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成朝此必不可易者今  
曰天他不變不能成朝非錯落而何

曹娥碑文爲度尚弟子邯鄲淳誤今攷度尚傳及魏  
書邯鄲淳傳皆不言作文事又攷碑文作於元嘉

元年魏書載淳黃初初年爲博士給事則相去七  
十二年矣淳卽弱冠爲文不九十歲耶後攷世說

新語注作文者爲邯鄲子禮魏書載淳字子叔實

兩人矣

叔一作淑

世說謂曹操閱曹娥碑見蔡邕題其石曰黃絹幼婦  
外孫壘曰操不卽解楊修解之第操未嘗過江何  
由閱此有按典略辨之者云魏文帝爲世子過陳  
太丘碑見題黃絹等字不卽解楊修答曰陳寔之  
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當以此爲



正唯是碑辭爲邕撰則題黃絹者又不應是邕矣  
謝萬往王恬許王入內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了無  
酬對意萬還安曰阿疇不作爾今秣陵猶謂不貴  
重曰不作

王敦病危使郭璞筮璞曰壽不必久敦怒曰卿壽幾  
何曰命在今日日中敦遂收璞璞曰吾必死雙柏  
下隨果然是璞死在敦前又顏含致仕璞嘗欲爲  
之筮含却之二事攷郭璞顏含傳俱未載年月今  
綱目載王敦死在甲申太寧二年顏含致仕在戊

戌咸康四年是璞死十五年後猶能爲顏含筮也  
抱朴子釋滯篇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  
羣龍今本作廩居起石而汎土船沙丘觸目而生  
羣龍書三寫魚爲魯帝爲虎不信然乎

博物志云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十丈  
九畝積之爲三十丈計其人如龜鼈耳抑何不經  
也

治鳥者木客之類鳥形而人語時作人形高三尺入  
澗取蟹就人火炙食之今博物志搜神記並作冶



鳥恐久而眩人聊記以正之

水癡馬蟻也俗呼水蛭之訛李石續博物志載治水癡之法今本作木癡令人不辨爲何物

稊文類聚紀馬引說苑云鵲食狷狷食鷄鷄食駮駮食虎攷說苑有鷄鷄食豹豹食駮稊文脫落矣又按狷者犬之狂駭也鵲食狷而誤爲狷耳說苑仍作狷是矣又鷄鷄山雞也狻猊獅子也聞狻猊能食豹未聞山雞能食豹也則說苑與類聚並訛矣

稊文類聚兔門引叅同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又初學記金門引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此四語乃叅同契注中徐景休語也今引爲正文見注與正文混雜爲一自唐已然矣

韻府羣玉引古今注云梓爲木王又云木莫良於梓今攷古今注脫此兩語

睽車志載一人陳乞攷名雍觀王荆公恠其義及閱山海經迺知爲水官之名其人後果沒淮水今按山海經無雍觀二字



刀劍錄章帝鑄一金劍投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  
景云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俗輒  
沒不復出今查水經注不載此

陸深燕間錄曰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既克山職  
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捧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  
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  
驢生女成猪舉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  
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  
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

又曰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今閱虞衡志缺  
此段見書多脫落也

尤射非尤射觀其所爲詩及所引詩皆男女相悅之  
辭是知有所託而作者亦篇濟于鳩水失厥禽獲  
越予里其隱爲沈野作者姓名乎

春渚紀聞載宋  
人餘杭有沈野

貴耳集云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中一筆  
下寧字去心當時因語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頃  
余得此錢爲八分書崇字則山字中畫透至示字  
上畫而止寧仍有心張端義在宋所見必真今何



以異豈錢書有兩耶

古字愈傳愈訛如白翰今作白鵬諸蕓今作薯芋箴  
之爲鍼鍼之爲針益之爲碗塢之爲甌杷之爲帕  
鞞之爲靴蓋亦多矣

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注云川竅也則  
水之稱川非以其竅地而出乎而川亦可爲穿矣  
泗水縣泉林有碣云子在川上處孔子之在川上  
卽未必此然泗源竅地與川義合見碣不苟立

女墻者人掩避以窺下若女子然故曰女墻釋名謂  
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真謬悠矣  
入東省見耕者必以三牛始悟犇字之義

曲中謂不溫雅輕跳善觸者爲粗鹿性善觸三鹿爲  
麤其義明矣

或問妍媸之義曰蚺蜃類身有光彩虫虫也其形蠢  
蠢然妍媸之義見矣

踟躕卽蜘蛛凡猶豫才能諸字皆借獸名踟躕只解  
云行不進而無出處余以爲字本蜘蛛蓋蜘蛛織  
網往而復還故行不進曰踟躕梁昭明太子詩日



麗鴛鴦瓦風度蜘蛛屋

蝻卽蝻字俗書也今齊魯公移多有蝗蝻字皆讀作南恐數世之後遂真以爲南字也

齊中以蒲爲薦合兩爲一謂之蒲合攷之字書盍蒲薦也是此盍字亦作蓋陳仲子之兄蓋祿萬鍾蓋邑在今青州沂水縣其地猶出蒲薦

蒲音蒲箴蒲之蒲實音蒲傳咸扇賦云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箴蒲陸機扇賦云各有托於方圓蓋受則於箴蒲舍茲

器而不用顧爰取於鳥羽序羽爲韻其一證也

王右軍丹陽帖帖作丹楊解云地多赤柳故名又按王子侯者年表亦作丹楊今通作陽

古有三老五更蔡邕曰更當爲叟字之誤按嫂俗通作媯則更當爲叟無疑矣

梁費旭詩不知是耶非簡文曰旭不知其父雖是戲語然晉曲耶婆尚未眠又唐太宗與諸王子書皆書耶耶是知耶字古不加父

齧濁音斛突齧濁虫濁酒中之虫也今俗多呼齧濁



虫而字直作鶻突多不知作此

正月之音征避始皇諱耳今有何諱猶然不正膠於故而沒其真也

費宰之費音秘今費縣曰肺縣州邑之名亦訛至此蔡蔡叔及書二百里蔡蔡皆音撒今皆讀作菜

崔駟達旨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厲音烈伊臯不事奚論范蔡蔡音撒始叶韻

說稅脫同今用說桎梏及堂阜而稅之不稅冕而行皆讀作脫而說于桑田未知所稅駕稅介免冑又

讀作幌一字兩音沿而不察

揆有兩音一音葵詩天子葵之注云葵揆也是也一

音跪納于百揆上無道揆是也余里中作此讀江

南北槩作葵音

顏黃門曰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今洪武正韻亦列藩音信俗沿而難變也

縣者懸也謂民懸於君也州者鳩也聚也府則六府

五藏之說謂其可以藏也故曰青州曰兗州曰太府曰少府各有義也今日青州府曰兗州府既仍



州名復加以府是儒履鞋鍤草鞋之類也

佛家慈悲之義慈則春生悲則秋殺亦如吾儒德刑之謂故云殺一闡提勝供五百羅漢今持慈悲之說者卽虎狼毒螫之物皆欲放生愚人則可賢者可嗟

闌干參差貌北斗闌干首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干皆是也今正韻於首宿曰盛貌於淚曰流貌皆影嚮之語如是則北斗之闌干謂挂於廊檻可也西內有象祥橋問之中貴云象音引但字書不載豈

古有金水橋而縮爲一字乎

董博士旌一醫者書爲我祝齊四字或問祝齊之義曰周禮云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祝音注注同齊卽劑也

清江浦鈔關門前書司察白箸或問白箸之義曰高雲有白箸歌江淮之人多白箸大抵謂額外無名之征出劉晏傳又春明退朝錄所載謂世人謂酒酣爲白箸其意以人不堪其困必顛沛酩酊其說尤新



王百穀嘗作書與于文若而中及余曰牡丹芍藥皆  
題徧無令姚君獨咏鼓子花或問鼓子花之義余  
引後山詩話以答之曰杭妓龍靚有詩名張子野  
居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牡丹芍  
藥人題徧自身如鼓子花

事物紀原引書斷曰漢左中郎將蔡邕作草草雲麓  
漫抄謂章奏之草曰章草則章草非章帝草矣

淳化帖章帝書非章帝書或後人集章帝書耳千字  
文爲梁散騎侍郎周興嗣所撰章帝安得先書之

散騎之撰此因上有右軍草書千字命以韻語屬  
之今草書不傳傳右軍書者文與散騎異

梁高祖武帝名衍字叔達淳化帖分爲兩帝

鍾繇得長風帖筆意辭氣皆類右軍且長風松等王  
帖有別見此爲右軍書無疑

王曇首王珣子僧虔父淳化帖作王曇故帖中首字  
解作答

孔琳之字彥琳梁武帝評其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  
得帖作孔琳



薄紹之南宋給事中梁武帝云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繾可愛帖作唐人

宋儋唐人也帖列於古帖中

右軍餞行帖是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集右軍書代申帖是釋智永書有辨之矣僕近修小園及得華直疏二帖是大令書未有辨之者慶與華直皆子弟名惟大令帖屢見

右軍疾不退帖大令帖中重出何也筆法少異耳

嘗同徐興公在謝在杭席席只八人有行觴政者以

八爲題依對類分門門稱一事其人先云八風次余稱八天或曰有九天無八天浮白余余受而飲之按佛經有三十三天謂東西南北各有八天而統於忉利天故謂三十三天時坐多博雅竟無一人證之者

先儒嘗謂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故月一月一周天日一年一周天蓋言日行遲月行疾也余謂不然日每日寅出於東未嘗少變月酉出於東自聖後每夜輒稍遲數刻至月將盡則五鼓始出是



月遲而日疾也

王克言日初出徑二尺余嘗臨東海觀初日踴躍波浪中徑丈餘是王克未始見初日也

小兒問日遠近於孔子孔子不能答王克斷以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以日中溫日出入時寒也余謂不然日初出時夜氣尚涼故寒日中則日氣蒸晒已半日矣故溫不得言出入遠日中近也又日初出側視則大日中正視故小不得言日中遠出入近也

徐整長曆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與騏驎之步相似據此是日晝夜始徙兩規皆揣摩誕妄之談也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按冬至管三寸九分最短自司馬遷誤以爲九寸俗遂云最長然賀履長者至日後日漸加長管亦漸加至九寸故云履長也

白帖云星無光日照之有光舊曆說云月無光也光生於日余以爲不然蓋星月皆有光且則爲日所



掩及日落始見其光耳驗之日蝕明星煌煌其一證也儻星月無光惟日有光則宜云一光一曜不宜云三光七曜矣

說者謂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又云羿得不死之藥其妻竊之逃於月中曰嫦娥王弼州曰羿能射日獨不能射月耶因作詩按瞿宗吉日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王長公之意本此

白虎通曰景星大星也王充嘗引爾雅以辨之曰四氣和爲景星言景星迺四時氣和之名非着天之

大星也

陶元亮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人皆謂醴泉從地中出卽漢已有此說矣王克嘗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謂醴泉乃甘露也卽今稱甘露爲天醴可證世以甘泉爲醴泉不知曷始遂譌以傳譌至是

十二屬如子鼠丑牛之類蓋十二支配二十八宿按星禽角木蛟亢金龍在辰宮故曰辰龍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在卯故曰卯兔尾火虎箕水豹在寅



故曰寅虎斗木獬牛金牛在丑故曰丑牛女土蝠  
虛日鼠危月燕在子故曰子鼠室火豬壁水獮在  
亥故曰亥豬奎木狼婁金狗在戌故曰戌犬胃土  
雉昴日雞畢月鳥在酉故曰酉雞觜火猴參水猿  
在申故曰申猴井木犴鬼金羊在未故曰未羊柳  
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在午故曰午馬翼火蛇軫水  
蚓在巳故曰巳蛇每宮兼二宿唯子午卯酉四正  
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又陶隱居本草  
注略所引子則鼠也騙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  
牛寅則虎豹羆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  
蚓蜺螭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犴申則猿猴狢酉  
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獮也蒿猪也以  
爲十二支上應三十六宿其說甚明楊用修謂朱  
子不解巳乃引說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之  
說以實之則鑿巳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筭至之餘更看小大盡  
決定不差殊謂看本年至後餘幾日卽爲來歲之  
閏月餘一日爲一月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一月



大盡冬至二十四日餘六日來歲應閏六月今閏  
四月却差兩日按雲間陸深燕閒錄載庚寅年十  
一月大盡二十三日冬至明歲置閏六月已差一  
日今且二日曆官不惟不攷一異事也若執月無  
中節爲閏則歌括之言反妄耶

九州分野頗明今浙閩東粵俱屬牛女滇南并屬井  
鬼黔中并屬參井何數星所屬獨遼濶乎蓋閩粵  
滇黔非九州之舊想後人強附耳元微之送客遊  
嶺南詩云波心擁樓閣規外布星辰其見卓矣

晉秦蜀鱗次西方今分野移蜀於觜參分則越秦隣  
晉矣星有錯綜地難移縮其誤明矣蓋蜀原屬鬼  
分李白詩捫參歷井是也

通典載殷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  
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  
田按二百一十國得地一萬三千二百里已與方  
千里之數乖矣又安得附庸閒田耶通典又云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按九州天子畿內千里矣



外只八州則建國只一千六百八十所云八州八  
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適合千  
六百八十之數安得千七百七十三耶

爾雅釋山云獨者蜀蜀虫名好獨行故山獨曰蜀汶  
上之有蜀山維揚之有蜀岡皆獨立之山也今或  
指山似巴中或云脉從巴來未讀爾雅乎又管子  
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音猶祠器也甚不然  
謂山如祠器尚可不勝於似巴之陋耶

道經云崑崙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雍  
記終南山云中南卽終南中南者言居天之中都  
之南則天中不在洛陽明矣而汝寧又有天中山  
皆謂天地之中則不得其解矣海內甚廣中州去  
東海甚近其三陲甚遠謂之禹九州之中可也不  
應曰天地之中日影獨此得中也

今之言區域者湖廣稱楚南直隸稱吳浙江稱越福  
建稱閩東西廣稱粵畫然不紊矣第余按寢丘者  
今之固始縣也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  
名醜荆人鬼越人畿人莫之利也則固始與越隣



矣固始今與鳳陽黃州界是濠稱越也傅亮從宋武帝平閩中詩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是徐揚爲閩中矣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分符蒞閩越終然慙勵精是荊州爲閩越也劉長卿酬李郎中夜登蘇州城樓見寄詩日照閩中夜天凝海上寒是蘇爲閩中也太伯逃之荆蠻一作荆閩是姑蘇爲荆爲閩也華陽國志稱哀牢歸義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哀牢今雲南之永昌也是永昌至交趾西粵皆爲

閩越矣見古之閩越地方遼濶不獨一福建也劉熙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荆山也則山之名荆又何所取又云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之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皆以臆釋不知楚者荆類曰荆曰楚皆木名以地多此木因名耳

釋名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余按越蒲也左傳云大路越席又越葛也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紈潛夫論云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



甯中女布則越之爲越因地多葛越而名耳又按  
甘石星經載有越星在婺女之南經國分野安知  
不以星而名之乎劉不此之攷而以臆誤後人妄  
矣

澣墅關初名虎嘍按吳地記云秦始皇東巡至虎丘  
求吳王劔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劔擊之其虎西  
走二十五里忽失故名其地爲虎嘍後唐諱虎改  
虎爲澣吳越錢氏諱鏐改嘍爲墅澣音虎今直呼  
作許

管子令諸侯之子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古與虎  
同虎林之爲武林說者謂始於避唐諱殊不必然  
顏衍梁龍德中官臨澣臨澣有針姑廟里人奉之甚  
謹衍以爲淫祠焚之針姑不知何神未攷其始臨  
澣今章丘縣與壽光隣壽光古斟灌氏地針姑或  
斟姑乎亦杜拾遺廟而訛爲杜十姨乎  
雲間舊有牽牛織女祠或云牛女一歲一會不宜並  
祀因去牽牛只祀織女而廟名曰黃姑祀織女而  
廟稱黃姑亦好新不攷之病也



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枕盧生睡炊黃粱未熟而寤今地名黃粱夢是也呂翁在開元中非唐末呂仙明甚今所祠爲鍾呂二仙訛傳黃粱爲鍾呂事不知作之者何人信之者遂盡人人

展禽論祀爰居曰烈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杼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今日殖穀必始神農而罕及其子稱稷必曰棄而不知有杼

洞庭君初稱湘君故洞庭有湘君廟後迺改稱洞庭君湘夫人則湘君之夫人也蓋岳陽風土記可攷先是屈原九歌亦未嘗指爲二女稱爲堯二女始於秦博士之對始皇遂令後世以洞庭君爲婦人以妻爲妹又以洞庭君夫婦爲舜二妃爲千古不剖之寃

說者率謂閩庠序興於常袞按唐語林云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及弟



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是庠  
序之興始於李錡不始於常袞矣翼學編亦云錡  
爲觀察在大曆八年袞在建中初想李錡後反故  
美名獨歸之袞耶又按薛令之開元初爲東宮侍  
講林披天寶十一年明經則文物之興亦不自建  
庠始

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以是知關尹喜亦關尹之  
名喜者今以尹爲姓

計然今直以爲姓名按史記裴駭注計然姓辛名研  
字文子今有文子書柳州辨文子注亦同而濮志  
作姓章名文子想訛傳耳

前涼索綏傳張重華宴羣臣于閑豫庭講論經義顧  
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綏曰孔子  
婦姓开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  
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  
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开官作拜官  
元杲作元杲胎則作貽則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注國語者作名禽字季誤



易自孔子授之魯商瞿子木子木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之江東駢臂子方子方授之燕周醜子家是橋庇者橋姓庇名字子庸魯人也駢臂者駢姓臂名字子方江東人也楊用修以爲庇子庸則以名爲姓以字爲名矣以爲駢臂子方則以姓名爲覆姓以字爲名矣

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者也呂子曰東方之墨者謝子秦之墨者唐姑果是也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聃當姓老孔子當姓

儒也

孟子之父名激孟之先爲魯孟孫氏曰孟孫激字公宜母仇氏今世謂父名激公母姓仇者誤方伯文著文廟攷亦因之見余言而欣然正之

仇音掌

齊策有董之繁菁楊用修謂是三字名余意之字助語耳如王光介人字子推而曰介之推

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魏徵字玄成宋齊正字超回佛印名了元俗姓名謝端卿

世謂董仲舒爲董永子永千乘人奉父避亂安陸仲



舒廣川人兩不相涉豈以永子名仲而誤耶董仲  
善道術雲杜多蛇仲書符於石以鎮之遂絕人謂  
爲織女生故多靈異

東海孝婦姑死爲姑女所誣于公以爲寃者郟城誌  
引通志作竇氏不著其名按搜神記孝婦名周青  
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于衆曰青  
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  
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極標又緣旛而下此事誌  
旣不載世亦罕有談者

古今逸史凡例有所謂崔鴻周稱皆逸史之鴻筆按  
漢圈稱著陳留風俗傳三卷凡例所引必此人也  
而圈錯爲周耳

顧姓也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今姓顧者直作賴

范丹滕誌作范丹

丹音  
柎

焦弱侯亦曰觀其字史雲則

名丹無疑

井音膽姓也古有井春今失一點以爲井春

鍾繇繇音姚與咎繇同今讀作由卽學士不免

宋衷晉人也宋音森李鼎祚易解引之今易解刻本



作宋衷

李鼎祚易解有曰蜀才者范長生也一名賢一名延久一名九重一名支李雄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克母

陽羨吳龕卽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者今述異記刻作吳合龍曩鮑照因唐人避武曌名竄照爲昭韋昭因晉人避司馬昭名改昭爲曜後雖有辨之至今猶有莫決爲誰何者茲吳龕若不一指其譌安知後日不指合龍爲的名反以龕爲誤乎

輔世祗據丹陽叛李衛公靖禽之安吉舊屬丹陽土人德之玉磬山之祀衛公以此碑載其事與史合近李爾權名臣錄李德裕傳引平世祗事蓋以德裕亦封衛公因而誤耳

顏魯公作宋廣平狀今集中逸其字有以廣平爲字者誤廣平公封爵也

楷書有柳誠懸書誠懸公權字也公權書耳或以柳



誠爲姓名以懸書爲懸腕所書可笑

博異記稱谷神子還古纂胡元瑞以還古爲谷神子之名第序稱只求同已何必標名則知還古亦必非名余見耕餘雜錄云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有谷神子序而不顯姓名攷之唐人馮廓也

南漢劉巖改名龔後復改名龔龔音儼古無此字巖以飛龍在天創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名劉龔儼誤矣如南岳夫人魏華存劍記作魏華或傳寫之落耳

父者成人之稱故古人旣字又益以父字如弗父何正考父是也今人旣字曰某父又加一父字則贅矣

關里聖像猶仍袞冕史直指

學遷

曰袞冕者以宋元

封王爵今稱先聖先師則宜仍司寇之冠服矣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蓋束髮之冠耳及貴常冠魏了翁遂誤爲朝見之冠故古今攷云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蓋未攷耳儻真以竹皮爲朝見之冠成何模樣



南海守鮑靚每夜訪葛洪於羅浮山達旦乃去人訝其數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今人只用雙鳧事

丹鉛續錄云南史輿服志有鷺鷥鷩鷮知四色用修曰鷩音罩白色餘未詳余按南史無表志云輿服志者誤又按山海經白翰卽白鷩白雉也爾雅鷩赤雉鳴黃雉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是皆以雉言色而知字實秩之訛想由刻手漫漶

朝野僉載謂唐以鯉魚爲符瑞因爲銅魚符以佩之楊用修謂唐姓李故以鯉魚爲瑞不知自隋開皇九年已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十年悉頒於五品以上官唐武德元年特改以銅耳非始於唐也

朝野僉載云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故以銅爲龜符楊用修亦述之第蔡邕讓高陽侯印綬符策云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宜服佩曹植王粲誄金龜紫綬以彰勲則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後魏董徵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則龜符不始於武曌矣



北國子監聖廟二門內左右列十石鼓鼓赤色字多  
剝落卽周宣王獵碣好事者猶搨其文碣原在陳  
倉宋移之開封元移於此今人多呼爲落星石蓋  
由我朝以制稅取士士槩不稽古耳

秦始皇嶧山碑今但有宋摹者在縣治內莫知舊碑  
摧毀之始按北魏土拓跋燾元嘉二十七年率兵  
南侵登嶧山見此碑使人排倒之毀始於此

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  
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  
辟邪今元旦畫形懸門正辟邪也荆楚歲時記謂  
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  
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  
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  
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畏

周穆王八駿有踰輪所謂魚文也詩云有驪有魚是  
也楊用修乃引劉楨魯都賦馬似遊魚以實之所  
謂馬似游魚者言馬之多且以寫水嬉之景與踰



輪抑何相蒙

麒麟有翼能飛故孝經古契曰吾所見一禽如麇羊  
頭上有角廣雅曰翔必後處宋均曰駕六飛麟從  
日月飛

韓非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有似鹿者趙高所  
指寧無因乎

駿者馬之迅足也故牛羊之迅足皆得稱駿宋書何  
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問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  
疾此言駕牛之駿非馬曰牛駿也郭尚書廼列之

馬記

昔人謂始皇求仙終無所遇始皇東巡與安期生語  
三日夜生留赤玉鳥爲報不可謂不遇也但始皇  
不知安期爲神仙謂之無遇可也

史謂漢文帝爲緹縈上書除肉刑矣然司馬遷以救  
李陵腐刑許廣漢以誤取他郎馬鞍下蠶室皆在  
武帝朝弘恭坐腐刑遷爲令在宣帝朝是漢尚未  
盡除肉刑也

范丹桓帝以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錮而



隱有時絕糧間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今直以爲在官有清德而歌

龐德公雖隱子煥爲牂牁太守有作李叅政父壽詩云却笑鹿門夫與婦雙雙白髮守田廬其意以龐之子不如李叅政也亦不攷矣

兗州滋陽縣公移從水爲滋印文從山爲嵒問之或曰鑄印時誤或曰地多水故從山然則公移何憚一攷

里人林德夫作先祠梁上畫瓜瓞然先大後小余語其子元巽曰所謂綿綿瓜瓞者謂其先小後大耳







